

劍客

## 採訪「慰安婦」手記



7月6日，筆者跟一群志願者來到了邦邦牙省馬帕尼基（Mapanqui）鎮探望一群平均年過九旬的前日軍「慰安婦」。她們自稱「自由祖母」（Malaya Lolas）。

我們帶去了藥品、大米、牛奶、食物等伴手禮，慰問這些二戰時期見證了日軍暴行的證人。

志願者是由多個團體組成的，其中包括Flowers for Lolas（鮮花獻祖母），這個組織定期探望、慰問和協助全國各地僅存的「慰安婦」，同時也為她們以及家人提供法律諮詢和服務，包括入稟聯合國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賠償以及呼籲菲律賓政府保存「慰安婦」史實和當年被日軍用作「慰安所」的一棟「紅房子」。

「鮮花獻祖母」的成立是偶然的，它起源於華人社區2017年12月8日在日本駐菲律賓大使館附近豎立一座紀念菲律賓二戰「慰安婦」的銅製雕像。這引來日本政府強烈不滿並極力向菲律賓政府交涉。時間來到2018年4月，當時由日本領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將在馬尼拉舉行年會，亞行日籍行長藉機向菲律賓政府施壓，強烈要求拆除銅像。當時由「慰安婦」組織Lila Pilipina、華社代表、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退伍老兵為首的銅像管理委員會要求馬尼拉警察局派員保護。但在4月27日，公造部以修排洪水渠為由，半夜強行拆除銅像，管理委員會和媒體早上趕到現場時已經空空如也，只剩下基座。他們隨後接到銅像雕刻師的電話，說有人將銅像運到他的工作室存放。幾個月後，銅像管理委員會尋得新的安裝地點，並向雕刻師索要銅像時，他們被告知銅像被「盜走」，就此不知所蹤。該管理團隊後來組成「鮮花獻祖母」，每年在銅像原址獻花並舉行抗體活動。

隨筆者前往採訪的還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代表以及多年來一直協助「自由祖母」爭取正義的著名人權律師蘇亞雷斯（Atty. Virgie Suarez）。

由於日本堅持菲律賓婦女尋求賠償必須得到菲律賓政府的支持，蘇亞雷斯律師代表「自由祖母」曾向菲律賓政府提出相關要求，甚至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未能成功。

她隨後代表「自由祖母」們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提出申訴，該委員會在2023年3月裁定馬尼拉必須對這些祖母進行賠償，並為他們數十年的苦難和被歧視的際遇公開道歉。

「對這些在菲律賓過去被噤聲、被忽視、被忽略並被抹去歷史的受害者來說，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勝利時刻，」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委員馬里恩·貝塞爾（Marion Bethel）表示。

蘇亞雷斯律師表示，自從CEDAW的裁決以來，政府機構已向她的客戶發放了數千披索的援助。但她補充說，她們將永遠不會停止爭取日本的道歉。

鄭亞鴻

## 我觀《南京照相館》



1987年，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過去50年之際，我觀看了電影《屠城血證》，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完整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故事片，我還寫了一篇影評刊登在《泉州晚報》。

又過去30多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近日，我又觀看了電影《南京照相館》。巧合的是，《屠城血證》和《南京照相館》都來自於同一歷史原型——現存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京字第一號證據」。

1938年1月，15歲的南京華東照相館學徒羅謹在被迫為日軍沖洗照片時，發現砍頭、活埋、姦淫等暴行影像，便偷偷加洗16張製作成相冊秘密保存，藏在廁所牆磚裡。誰知不久相冊不見了，羅謹擔心暴露，逃離南京隱居在福建大田縣。原來，這些照片被他的同學吳旋發現，將其藏於毗盧寺佛像底座等處。抗日戰爭勝利後，這些照片成為審判日軍戰犯的核心物證。

《南京照相館》根據這個史實，進行藝術創作，將歷史事件轉化為電影鏡頭。影片聚焦「吉祥照相館」，通過暫時在照相館避難的郵差阿昌、照相館老闆老金一家、女演員毓秀、傷兵老宋等一群小人物，目睹日寇在南京城燒、殺、搶、姦淫暴行，從最初的膽小求生者到暴行見證者，再到後來的勇敢反抗者，冒死留存日軍暴行影像罪證的壯舉，揭示了歷史真相的守護與民族精神的覺醒。

影片善於用對比的手法。在日寇攻入南京城、還未進入照相館時，照相館牆上掛著一幅幅南京人的全家福、結婚照、兒童照等等，洋溢著溫馨景象；日寇大屠殺後，變成了一幅幅記錄日軍暴行的血腥照片，反映日寇的殘無人道。

(2025年8月11日)

紅樓叟

## 贅字與洋化之弊



各說各話

筆者到達「自由祖母」們聚會的地點，她們現任「領導」馬麗亞祖母（Lola Maria）的家。這是一棟一層樓平房，祖母們經常聚在一起閒話家常。她們對我們的到來非常開心，熱淚盈眶接待我們，更讓家人準備熱粥和水給我們當點心。她們知道我們一行人早上6點就從馬尼拉市區出發，一路奔走近70公里，包括走一段凹凸不平的田野土路才到達她們所居住的小村。當天下著小雨，路面很滑，到處都是泥坑，行車速度很慢，花了我們3個小時才到達。

在簡單慰問寒暄後，蘇亞雷斯律師便安排筆者在內屋進行採訪。筆者原本只要求採訪1-2人，但她們說為了讓更多人聆聽她們的心聲和訴求，她們安排了5人接受採訪。

這時屋外下起了滂沱大雨，雨滴落在鋅片屋頂上特別吵，一些祖母的聲音又很微弱，增加了錄音和採訪的難度，筆者提問問題時，要提高聲量她們才能聽清。

蘇亞雷斯律師事前交代，避免提到「紅房子」裡面所發生的事情，怕老人家承受不住。於是筆者小心翼翼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問題一一提問。但她們說到自己的父親和兄弟被集體關在學校內活活燒死就情緒崩潰，當場落淚，採訪不得不暫時中斷，筆者和家人要不斷安撫，等情緒平定下來才恢復錄製。斷斷續續的採訪也造成後期剪輯和轉錄翻譯的困難。

她們講述自己被帶到「紅房子」關押數日，但細節都不願多談，最多只說「他們（日軍）對我們所做的，我們終身難忘」，但更讓她們痛徹心扉的，是被釋放後家沒了，家人也都遇難了，當年只有八、九歲的她們一下子成了孤兒，原本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一下子成了地獄。

在採訪過程中，攝影師和在場的其他家屬、志願者也紛紛落淚或心情沉重，每一次採訪都是撕開祖母們藏在內心多年的瘡疤和傷痛。而在採訪過程中，老天一直暴雨不斷，不知是不是為祖母們的遭遇落淚？

採訪結束後，雨聲變小了，只剩下毛毛細雨。我們跟志願者從車上拿出事先準備的伴手禮，雙手奉送給每一位在場的祖母，但一些祖母常年臥病在床已經無法行走，她們的家人過來代取。祖母們很熱情地唱歌給我們聽，她們將自己的遭遇編寫成一首歌，用緩慢的無伴奏詩句來說唱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臨行前，祖母們用顫抖的雙手緊握筆者的手，用微弱的聲音不斷感謝，並要我們有空就來坐坐，陪老人家聊聊天，也希望筆者的報道能讓更多人知道她們的故事，80年過去了，她們還在等待正義到來的那一日。

2025年8月11日

註：本次採訪將由香港文匯大公集團屬下的點新聞網站（<https://www.dotdotnews.com/>）剪輯發佈。屆時本報也會在微信公眾號和網站發佈。

夜色如水，月光在敦煌的黃沙上鋪開一層銀紗。壁窟深處，飛天在暗藍的穹頂下起舞——長袖與飄帶像被無形的風牽引，越過戈壁，滑過海面，伸向南洋的熱帶星空。

潮聲與鈸鈸在想像中交錯，彷彿一切聲音都被揉進那條看不見的絲綢之路——它不只載著貨物與經卷，更載著一份跨越千年的溫柔與信念。

初至馬來西亞，赴國際會議之餘，應邀前往馬來西亞理工大學拜訪陳博士等學者。檳城，這座華人過半的城市，滿街的閩南話與鄉音如潮水般湧來，倍感親切，彷彿一腳跨回故鄉。尤其在極樂寺，仰望飛天，那昂揚的飄帶宛如不滅的文化精神，在長袖間舞動。

那一刻，我彷彿觸摸到一條橫貫千年的文化飄帶——敦煌的飛天、泉州的迦陵頻伽、檳城極樂寺的藻井與萬佛塔，在記憶與想像的交疊中徐徐鋪展。

像一襲自絲綢之路黃沙飄向南海碧波的長綢，將東西文明的精神脈絡柔韌地纏繫在一起。

### 一、黃沙起舞：敦煌飛天的千年回響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之上，四身飛天兩兩相對，飄帶波浪般舒展，完美詮釋盛唐「吳帶當風」的美學境界。她們既是佛教「乾闥婆」與「緊那羅」音樂天神的延續，也是中亞犍陀羅藝術與唐代本土文化交融的結晶。飄帶間鑲嵌的波斯聯珠紋，宛如凝固的商貿航跡，訴說絲綢之路上文化與物資的交流。至唐代，飛天漸漸脫離佛國核心神祇的地位，化身為氛圍營造者與文化使者——在莊嚴神聖的空間中，賦予觀者溫潤、持久的美感。而沿著絲路繼續向東南，飛天的身影並未止步於沙漠與鈸鈸之間，它們換上新的羽翼，伴隨海潮聲，漂抵另一個文明交匯的港口。

### 二、海潮聽音：泉州迦陵頻伽的重生之歌

順著海上絲綢之路向東南漂流，抵達泉州——昔日的海貿門戶。開元寺內，二十四尊明代迦陵頻伽木雕宛如凝固的旋律，靜立樑架與藻井之間。金紅主調的半人半鳥之身，戴如意冠，雙翅或如鷹羽，或似火焰，依稀映照著印度—伊朗雅利安文化的太陽崇拜印跡。

這些雕像既承樑架之重，也是妙音供養的宗教符號；細節中又暗藏海洋文化

蘇麗莎

## 為何不要隨意地向人訴說心中的苦？



寶島來鴻

為何不宜隨意地向人們說出心中的苦？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 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傾聽，有些人可能沒有同理心，無法真正理解你的痛苦，甚至會不經意地輕視或否定你的感受，使你感覺更受傷。

(2) 有可能被利用或傳播，有些人可能會把你的脆弱當成八卦說，甚至在不適當的時揭露你的隱私，讓你失去信任感與尊嚴。

(3) 負能量容易引起反感，長時間表達負面情緒會讓人感到壓力，特別是當對方自己也正處於困境時，反而讓彼此關係產生摩擦或疏遠。

(4) 情緒需選擇可信任的人分享，傾訴固然重要，但應選擇真正理解你或成熟穩重，願意支持你的人，而不是任何人。

總之我們不是不能向人訴苦，而是要慎選對象，把握時機，明瞭目的，將內心的苦說給真正值得信賴，能給予你支持的人聽，如此才能真正療癒，而不是再次受傷。